

《宏碧缘》【六本】

主要角色

骆宏勋：小生
 鲍自安：净
 余千：净
 骆宾王：末
 任正千：净
 鲍金花：武旦
 花振芳：净
 狄仁杰：净
 王怀仁：净
 王怀义：末
 武后：旦
 张天佐：净
 张天佑：丑

情节

鲍自安、花振芳率领众英雄，救出骆宏勋，放火烧四杰村房屋，朱氏男妇老少，俱被杀死，只剩朱龙一人乘乱脱逃，自知孤立无助，遂削发为僧。以下接演“栾一万请雷胜远沿途保护，同华三千进京”、“狄仁杰、王怀仁两人金殿评理”、“逍遥宫绿牡丹盛开，武后传四朝臣陪宴赏花”、“众英雄团聚花家寨”、“鲍自安齐集众英雄审问王伦、贺氏通奸始末”、“鲍自安谒见狄千岁，商议迎请庐陵王复位之事”、“骆宏勋花家寨双成花烛”、“众英雄与巴骆讲和，宏勋认巴信夫妇为义父母”以上数则，均为是剧之大纲。

注释

剧中情节，虽依据《绿牡丹》小说，而增改损益处，实居多数，已失本来面目。观剧诸君，欲知详细，将小说与剧本两相参阅，便可了然。所以析考述考，亦不再多赘焉。

根据《戏考》第二十五册整理

【第一场】

(四庄丁引朱龙同上。)

朱龙 (白) 俺，朱龙。时才与鲍自安打了一场，也不知众兄弟哪里去了？待我回庄看来。

(朱龙、四庄丁同绕场。火烧房间)

朱龙 (白) 暖呀，不好了！

(朱龙哭。)

朱龙 (白) 看众兄弟均被他们杀死，房屋烧毁，叫我何处安身？也罢，不免我寻找师父，落发出了家吧！

众庄丁，你们各自散去了吧！

(朱龙、四庄丁同下。)

【第二场】

(栾一万上。)

栾一万 (念) 两家结冤仇，不知几时休！

(白) 吾，栾一万。闻听朱氏弟兄，回转四杰村，又被鲍自安、骆宏勋将他弟兄们杀死。我看革个冤仇，实实的报弗成功哉。

来！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有。

栾一万 (白) 请华先生！
 丑院子 (白) 有请华先生！
 (华三千上。)
 华三千 (念) 专能拍人马屁，为的吃饭穿衣。
 (白) 大爷！
 栾一万 (白) 先生请坐。
 华三千 (白) 有坐。唤吾出来，有啥革事体呀？
 栾一万 (白) 吾想吾同骆宏勋，结下了仇恨，他们革一起强盗，十分厉害得紧。吾要想进京去格。但是路途之上，倘若遇着他们同伙革人，定有性命之忧，吾又不敢前去。请先生想个保险革法子。
 华三千 (白) 革桩事体，倒容易革。前番朱氏弟兄，曾经请过那雷胜远，武艺蛮好革。把他请了来，保护你进京，定无妨碍了咧！
 栾一万 (白) 好革。但不知你可晓得他在哪里居住？
 华三千 (白) 他在建业准提庵出家革。
 栾一万 (白) 就请先生约了他来，一同随我进京。
 华三千 (白) 我去哉。
 (华三千下。)
 栾一万 (白) 等他到来，一同进京便了。
 (栾一万下。)

【第三场】

(雷胜远上。)
 雷胜远 (念) 带发出家在佛门，禅堂打坐念经文。
 (朱龙上。)
 朱龙 (白) 叩见师父！
 雷胜远 (白) 罢了。你为何这等狼狈？
 朱龙 (白) 师父再不要提起：只因骆宏勋打入囚车，解往京都，是我四弟要想报那扬州打擂的仇恨，叫我等将骆宏勋劫到村中。正要开刀斩首，不想被和尚消计将他救去。偏偏鲍自安也来到那里帮忙，将我三个兄弟一齐杀死，火焚村庄房屋。是俺看破红尘，要出家修行，特来拜求师父，收留弟子！
 雷胜远 (白) 既然如此，为师收留于你便是。
 朱龙 (白) 多谢师父！
 雷胜远 (白) 后面用斋饭去吧！
 朱龙 (白) 遵命！
 (朱龙下。华三千上。)
 华三千 (白) 来此已是。
 吓，哪位小师父在？
 (小沙弥上。)
 小沙弥 (白) 做什么的？
 华三千 (白) 雷师父可在庙内？
 小沙弥 (白) 现在庙内。
 华三千 (白) 烦劳通禀：就说华三千来拜。
 小沙弥 (白) 启师父：华三千来拜。
 雷胜远 (白) 有请！
 小沙弥 (白) 有请！
 华三千 (白) 吓，雷师父！
 雷胜远 (白) 华先生，请坐。
 华三千 (白) 告坐。
 雷胜远 (白) 先生到此何事？
 华三千 (白) 今有我家大爷栾一万，要想进京探父。恐怕路途之上，遇着仇人不便，要请师父辛苦一趟，在途中保护。
 雷胜远 (白) 原来为此，但不知几时前去？

华三千 (白) 即刻就去格。
 雷胜远 (白) 好，一同前往。
 (雷胜远、华三千同下。)

【第四场】

(栾一万上。)
 栾一万 (西皮摇板) 华三千去请雷胜远，
 为何不见转回还？
 (华三千引雷胜远同上。)
 华三千 (白) 师父少待。
 雷胜远 (白) 请便。
 华三千 (白) 雷师父请得来哉。
 栾一万 (白) 有请！
 华三千 (白) 有请雷师父！
 雷胜远 (白) 栾大爷！
 栾一万 (白) 雷师父，请坐。
 雷胜远 (白) 告坐。
 栾一万 (白) 今朝请师父到来，非为别事。是我要想进京，只恐中途路上遇着仇人相害于我，
 因此请得师父来，保我进京。到京之后，愿做官，我就请家父代你弄个官做；
 若要回转建业，定有重礼相谢。谅师父断无推辞了！
 雷胜远 (白) 也不是俺雷胜远夸口，有洒家保护，断无妨碍！
 栾一万 (白) 全凭师父。
 雷胜远 (白) 但不知几时起程？
 栾一万 (白) 明日就要登程格。请至后面用饭。
 雷胜远 (白) 请！
 (栾一万、华三千、雷胜远同下。)

【第五场】

(王怀仁上。)
 王怀仁 (引子) 位列三台，调和鼎鼐。
 (念) 官居一品在朝门，协理阴阳掌乾坤。多蒙武后恩宠幸，压倒当朝文武臣。
 (白) 老夫，王怀仁。大唐为臣，官居首相。蒙圣恩宠幸，满朝文武官员见了老夫，
 各各低头。我有一子，名唤王伦，官居建康道，常常有书信来往。今有多日不
 见信到，叫老夫倒时时挂念。
 (旗牌上。)
 旗牌 (白) 启禀相爷：闻听少公子往建康上任，路过龙潭镇，遇着一伙强人将少公子劫了
 去了。
 王怀仁 (白) 吓，竟有这等之事？来，有请二老爷！
 旗牌 (白) 有请二老爷！
 (王怀仁上。)
 王怀仁 (念) 弟兄双双在朝门，扶保武后锦乾坤。
 (白) 吓，兄长！
 王怀仁 (白) 贤弟请坐。
 王怀仁 (白) 有坐。兄长唤小弟出来，有何话讲？
 王怀仁 (白) 时才旗牌报到：我儿去往建康上任，行至龙潭镇，遇着一伙强人劫了去了。特
 请贤弟出来，商议此事。
 王怀仁 (白) 既然被强人劫去，只怕性命难保。
 王怀仁 (白) 贤弟有何高见？
 王怀仁 (白) 以弟之见，想那狄仁杰，在外面为官多年，定知贼人的巢穴。兄长何不到他那
 里打探一切。倘能知道贼人的名姓，也可以遣人去拿他了。
 王怀仁 (白) 贤弟此言有理，愚兄就此前去便了。

旗牌 (白) 来，吩咐打道伺候！
外厢人役伺候！
(四青袍同上，四青袍引王怀仁同下，王怀义、旗牌同下。)

【第六场】

(狄仁杰上。)
狄仁杰 (西皮摇板) 今奉圣命转回朝，
不分昼夜费辛劳。
将身且坐二堂道，
赤胆忠心保皇朝。
(四青袍引王怀仁同上，院子迎上。)
院子 (白) 启千岁：王大人到。
狄仁杰 (白) 有请！
院子 (白) 有请！
王怀仁 (白) 千岁！
狄仁杰 (白) 王大人！请坐。
王怀仁 (白) 有坐。
狄仁杰 (白) 大人驾到，有何国事议论？
王怀仁 (白) 老夫非为别事而来：只因我儿王伦，往建康上任，路过龙潭镇，遇着一伙强人，将我儿劫去。老千岁久住在山东，可知那一带有名的响马么？
狄仁杰 (白) 山东响马甚多，但是令郎既被强人劫去，定不是因财打劫，看其中必有什么仇恨在内。
王怀仁 (白) 想我儿初次为官，既不贪赃，又不枉法，哪里有什么仇人！
狄仁杰 (白) 据老夫看来，必有冤仇在内无疑的了。
王怀仁 (白) 断无此事。
狄仁杰 (白) 我久闻人言，你子王伦，横行霸道，每每欺压良民。你的家教不严，你还不知么？
王怀仁 (白) 吓，我与你同朝为官，你竟如此欺压于我，敢是轻慢当朝首相么？
狄仁杰 (白) 哪个还怕你不成！
王怀仁 (白) 走！
狄仁杰 (白) 走！
(狄仁杰、王怀仁同拉下。)

【第七场】

(四女监、四宫娥、武后同上。)
武后 (西皮摇板) 金钟三点出朝班，
五谷丰登庆丰年。
内侍摆驾上金殿，
待等众卿把驾参。
(王怀仁拉狄仁杰同上。)
狄仁杰 (西皮摇板) 撩袍端带上金殿，
王怀仁 (西皮摇板) 圣驾台前把本参。
狄仁杰、
王怀仁 (同白) 臣、(狄仁杰) (王怀仁) 见驾，我主万岁！
武后 (白) 二卿平身。
内侍，与狄先生看坐！
(四女监同允。)
狄仁杰 (白) 谢坐！
武后 (白) 二卿上殿，有何本奏？
狄仁杰 (白) 臣启太后：只因王怀仁之子王伦蒙圣恩，官居建康道之职。是他路过龙潭镇，路遇强人将他劫去，不知下落。以臣看来，既然不伤他的性命，将他掠走，此

中定有原故，想是遇着仇家将他劫去。臣久闻人言，王伦倚仗他父在朝官居首相，他在外面，以势压人，欺压良民，苦害百姓，所以才有今日。

武后（白）但不知此事是何人言讲？

狄仁杰（白）臣方才曾听得王怀仁言讲。

武后（白）吓，王爱卿！

王怀仁（白）国太！

武后（白）小爱卿王伦路途被劫，你是怎生知道？

王怀仁（白）臣曾命旗牌打探，因此知晓。

武后（白）既有此事，地方官员，定要禀报。等到报有确音，再当捉拿强盗。狄老先生久在山东一带，想那些有名的强盗，定知一二。

狄仁杰（白）臣也曾命人查访，但是水旱两路，贼盗甚多，难以知晓。

武后（白）狄老先生为国忠心，十分可敬。

狄仁杰（白）食君之禄，当报国恩！

武后（白）王爱卿，即刻命人打探小爱卿下落要紧。

王怀仁（白）谢国太！

（王怀仁下。）

武后（白）内侍，退班！

（四女监、四宫娥同下，狄仁杰随下。）

【第八场】

（余干背骆宏勋上，鲍自安引鲍金花、濮天鹏、任正干、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濮天雕、花振芳同上。）

余干（白）杀呀，你们来呀！

鲍自安（白）暖呀呀呀，看他们主仆二人，都杀昏了。天鹏，将他二人搀在后面，歇息歇息去。

濮天鹏（白）遵命。

（濮天鹏扶余干、骆宏勋同下。）

鲍自安（白）看今日已将朱氏弟兄杀死，又将他的满门家眷杀了，烧了村庄，可算是除了一害！

花振芳（白）正是除了一害。

鲍自安（白）此事若非消师父前去，骆公子的性命岌岌乎难保！

消计（白）也是鲍老丈来得凑巧。

鲍自安（白）岂敢！

庄丁甲（白）来，到后面看看骆公子他主仆二人，好些了没有？

庄丁甲（白）是。

（庄丁甲下，上。）

庄丁甲（白）骆公子已醒过来了，余管家尚在那里睡着。

（骆宏勋上。）

骆宏勋（白）多谢鲍老丈众位英雄打救之恩！

鲍自安（白）公子又受了一番惊吓。

（余干上。）

余干（白）多谢鲍老丈！

鲍自安（白）暖呀，余管家，你受伤甚重，老夫这里有药在此，你要好好调养才是。

余干（白）多谢鲍老丈！

花振芳（白）你我一同到舍下一叙。

鲍自安（白）好，正要前去。一同前往。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张天佐、王怀仁、王怀义、张天佑同上。）

张天佐（念）位列上中下，

王怀仁 (念) 才分天地人。
 王怀义 (念) 五行生父子，
 张天佑 (念) 八卦定君臣。
 张天佑、
 王怀仁、
 王怀义、
 张天佑 (同白) 下官——
 张天佑 (白) 张天佑。
 王怀仁 (白) 王怀仁。
 王怀义 (白) 王怀义。
 张天佑 (白) 张天佑。
 张天佑 (白) 请了！圣驾临朝，我等在此伺候。
 王怀仁 (白) 看香烟缭绕，圣驾来也！
 (四女监、二宫娥、武后同上。)
 武后 (粉蝶儿) 锦绣春一统山河，
 靖边氛同奏凯歌，万民欢乐。
 张天佑、
 王怀仁、
 王怀义、
 张天佑 (同白) 臣等见驾，国太万岁！
 武后 (白) 众卿平身。
 张天佑、
 王怀仁、
 王怀义、
 张天佑 (同白) 万万岁！
 武后 (念) 五夜宫人报晓筹，环珮琅玕漏已休。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拜冕旒。
 (白) 朕，武曌，大周天子。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当早朝。
 众卿有本早奏，无本退班。
 张天佑 (白) 臣启万岁：今有外国呈进绿牡丹，为天朝未见之花，特请万岁赏玩。
 武后 (白) 自古牡丹绿色为贵，今日得见此花，可算是我国之瑞。就命爱卿在逍遥宫建筑
 花台，待朕前去赏玩。
 张天佑 (白) 臣启万岁：我国得此奇花，可谓朝廷之瑞兆。臣等皆当叩祝！
 武后 (白) 就命众卿一同到逍遥宫，筵宴赏花，君臣同乐。
 张天佑 (白) 谢万岁！
 武后 (白) 正是：
 (念) 奇花异草皆祥瑞，不胜今朝绿牡丹。
 (白) 退班。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张天佑、王怀仁、王怀义、张天佑同上。)
 张天佑 (白) 万岁在逍遥宫赏花，我等一同前去。
 王怀仁、
 王怀义、
 张天佑 (同白) 请！
 (四女监、二宫娥、武后同上。)
 武后 (白) 果然开得茂盛，真乃天香国色也！
 (西皮正板) 来至在逍遥宫君臣玩赏，
 看此花果然是天下无双。
 今日里观奇花君臣欢畅，
 看起来真个是国色天香。
 (白) 众卿暂且回避。

张天佑、
王怀仁、
王怀义、

张天佑 (同白)

遵旨！

(张天佑、王怀仁、王怀义、张天佑同下。)

武后 (白)

看这逍遥宫，花团锦簇，万紫千红，更有绿色牡丹相配，好不赏心娱目也！

(西皮摇板)

逍遥宫内花似锦，
万紫千红艳阳春。
宫娥们摆驾后宫进，
熙朝人瑞庆升平。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巴氏上。)

巴氏 (念)

老头子不见回家转，倒叫我常常挂心间。

(白)

我，花门巴氏。只因老头子为了女儿的亲事，东颠西跑，去了多少天，还不见回来，倒叫我不放心革。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暖呀妈妈，在家中呢？

巴氏 (白)

老头子，回来哉！我革姑爷骆宏勋，可曾遇见哉？

花振芳 (白)

都来了。

巴氏 (白)

我革姑爷来哉？

花振芳 (白)

鲍老丈来了。

巴氏 (白)

鲍老丈来弗来，与我啥革相干吓！

花振芳 (白)

他们都来了。

巴氏 (白)

他们是啥革人呀？

花振芳 (白)

任大爷、濮天鹏弟兄、消安师徒、胡琏弟兄、骆宏勋主仆都来了。

巴氏 (白)

骆宏勋真革来哉。快快迎接出去呀！

(鲍自安、任正干、骆宏勋、余干、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同上。)

鲍自安 (白)

弟妹！

巴氏 (白)

鲍三哥，你倒弗见老革。请坐，请坐。

骆宏勋 (白)

但不知我母亲现在何处？

巴氏 (白)

现在后堂，我同你去。

骆宏勋 (白)

列位请坐，俺少陪了。

余干 (白)

我快去见老太太去。

(骆宏勋、巴氏、余干同下。)

任正干 (白)

既然骆师母在此，我等也要前去见过。

鲍自安 (白)

且慢，他母子见面，定有一番言语。你我少待一时，再去不迟。

花振芳 (白)

大家先请到后面饮酒，用过了饭，再去不迟。

鲍自安、

任正干、

消安、

黄胖、

消计、

黄胖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二丫鬟同上，花碧莲、桂如英扶何氏同上。)

何氏 (二黄慢板)

想当年我的夫一命丧了，
好叫我年迈人珠泪双抛。

我也曾命宏勋浙江去了，
遭不幸我家中又被火烧。
多亏了花老丈待我恩好，
来在了花家寨倒也逍遥。
但不知我的儿何方去了，
思想起倒叫人好不心焦。

(巴氏上。)

巴氏 (白) 老太太，你革儿子居来哉！

何氏 (白) 我儿回来了么？

巴氏 (白) 居来哉！

何氏 (白) 现在何处？

巴氏 (白) 来哉！

(花碧莲、桂如英同急下，骆宏勋、余干同上。)

骆宏勋 (白) 暖呀，母亲吓！

(骆宏勋跪，余干跪。)

何氏 (二黄摇板) 见姣儿不由人珠泪满面，
叫一声我的儿细听根源：
我只道母子们不能见面，
又谁知今日里又复团圆。
每日里想姣儿不思茶饭，
叫为娘终日里愁锁眉尖。

(白) 我儿起来！

余干 (白) 余干与老太太叩头！

何氏 (白) 罢了，你也起来。

骆宏勋 (白) 孩儿久离膝下，少奉甘旨，待孩儿参拜。

何氏 (白) 不消拜了。

骆宏勋 (白) 谢母亲！

何氏 (白) 我儿多日不回，倒叫为娘终日挂念。你一路之上，所遭之事，要对为娘，慢慢讲来！

骆宏勋 (白) 母亲请上，待孩儿将一路之上所遭的凶险，从头至尾，一一告禀！

(二黄原板) 尊一声老娘亲细听分明：

在扬州奉了母亲之命，
叫孩儿到浙江前去投亲。
只因为路过那龙潭镇，
多蒙那鲍老丈待我厚恩。
都只为贼王伦为官上任，
鲍老丈他命我去到嘉兴。
那时节普提庵来把身隐，
遇梅滔戏寡婢儿怒打不平。
梅修氏养私娃将儿告定，
众公差将孩儿捉拿到公庭。
上堂去县官要用刑拷问，
众英雄闹公堂才救了儿身。
有骆发到龙潭前来报信，
是孩儿到扬州又摔灵瓶。
那时节向僧人细细盘问，
才知道花老丈救了娘亲。
我主仆离扬州山东投奔，
路过那黄花铺又遇难星。
贺世赖曾做了历城县令，
他差人将孩儿拿到了衙门。
上堂去用毒刑将儿拷问，
多亏了唐建宗暗中调停。

火牌到入囚车又把京进，
被朱氏劫掠到四杰村。
好一个小余干不顾性命，
他舍死忘生打救了孩儿的残生。
一路上遭凶险诉说不尽，
这才是阎王不叫、小鬼不拿、九死一生、逢凶化吉、才得见老娘亲，儿的娘吓！

何氏 (二黄摇板)
听一言来心酸恸，
可怜吾儿受苦情。
回头便把余干叫，
老身言来你是听：
我儿多亏你救命，
母子们感你大恩情。
事到如今无别论，
收为义子做螟蛉。

(白)
吓，儿吓！余干忠心为主，舍死忘生，为娘意欲将他收在膝下，做一螟蛉之子，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骆宏勋 (白)
孩儿遵命。

何氏 (白)
余干！

余干 (白)
老太太！

何氏 (白)
我今将你做为我螟蛉义子，不知你意如何？

余干 (白)
暖呀老太太呀，想小人受老太太天高地厚之恩，寸心未报，今日要叫小人做为义子，岂不折杀小人了！

何氏 (白)
余干，不必推辞，你应允了吧！

余干 (白)
此事断断使不得！

骆宏勋 (白)
余贤弟，你就向前拜过就是了！

余干 (二黄摇板)
身受大恩未能报，
焉敢竟然做螟蛉！

何氏 (白)
余干，你二人也要拜过。

骆宏勋 (白)
贤弟！

余干 (白)
公子！

骆宏勋 (白)
暖！你要叫我是大哥。

余干 (白)
要叫大哥？

骆宏勋 (白)
叫大哥。

余干 (白)
大哥！

骆宏勋 (白)
喂！

何氏 (白)
我儿！

骆宏勋 (白)
你也要叫吓！

余干 (白)
老太太！

骆宏勋 (白)
暖，你要叫母亲才是吓！

余干 (白)
母亲！

何氏 (笑)
哈哈哈哈哈！

(巴氏上。)

巴氏 (白)
鲍老丈同众英雄都来哉，都要见老太太格。

(鲍自安、花振芳、任正干、胡琏、胡理、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同上。)

鲍自安、
花振芳、
任正干、
胡琏、
胡理、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同白) 老太太！

何氏 (白) 鲍老丈，我儿多承打救，当面谢过。

鲍自安 (白) 咳，老太太。想令郎公子去往浙江投亲，路过龙潭，都是我这个老东西，不该留公子居住，以致公子屡遭凶险，几乎丧了性命，今日还要求老太太恕罪。

何氏 (白) 这也是命中造定，不必过谦，请坐。

鲍自安、
花振芳、
任正干、
胡琏、
胡理、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同白) 请坐。

鲍自安 (白) 老太太，此番公子途中遇难，倒是多亏了余干了。

何氏 (白) 老身也曾听宏勋言讲。吾已将他收为螟蛉义子了。

鲍自安 (白) 好，好，好。原当如此。他往哪里去了？

骆宏勋 (白) 贤弟快来！

(余干上。)

骆宏勋 (白) 向前见过众家英雄。

余干 (白) 吓，鲍老丈，众家英雄。

鲍自安 (白) 暖呀，余大叔也打扮起来了。恭喜，恭喜。

余干 (白) 岂敢！

花振芳 (白) 前堂备酒，与余二爷贺喜。

鲍自安 (白) 好，请到前堂一叙。

(众人同绕场，同坐。)

花振芳 (白) 大家吃酒吧。

鲍自安 (白) 慢来。现有王伦、贺氏，并那贺世赖，均已拿到，尚未问过口供，要将他绑上堂来一问！

花振芳 (白) 哪个来问呐？

鲍自安 (白) 自然还是我来问呐。叫他们庄丁们走上。

花振芳 (白) 众庄丁走上！

(八庄丁同上。)

鲍自安 (白) 来，升堂！

(众人同坐。)

鲍自安 (白) 来，先将贺世赖带上来！

(庄丁甲押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西皮二六板) 忽听前堂喊一声，
吓得我贺世赖战兢兢。
也是我当初心太狠，
大不该投奔那王伦。
屡次定计设陷阱，
得罪了任正干并那骆宏勋。
几次要害他性命，
又谁知设计不成、反害自己身。
这也是天网恢恢有报应，
生死一定有前因。
站在堂前来观定，
上面厢坐的是老老少少一大群。
任正干，怒气生，
他横眉立目、瞪着一双大眼睛，
骆宏勋一旁坐得稳，
不言不语为何情？
鲍自安、花振芳他二人威风凛，

他本是江湖上有名两个大能人。
今日我算是真倒运，
要想逃生万不能。
罢、罢、罢，事到如今无有别的论，
杀剮存留且任他们行。

任正千 (白) 贺世赖，你今日也来了么？
(西皮摇板) 一见贼子怒气生，
大骂狼心狗肺人！
我与你无仇又无恨，
苦苦害我为何情？
宝剑一举追尔命，
管叫你一命即归阴！

鲍自安 (白) 慢来，慢来。老夫尚未问他的口供，任大爷，你怎么举刀就砍？少时问出口供，
老夫自有办法，你休要乱了老夫的堂规呀。

贺世赖 (白) 贺世赖，你见了老夫，为何不跪？
鲍自安 (白) 吾乃堂堂知县，怎能跪你？
来，看狼头！
(庄丁甲打贺世赖，贺世赖跪。)

鲍自安 (白) 贺世赖，你是怎生定计要害任大爷，要从实招上来！
贺世赖 (白) 这、这，吾姓贺，名世赖。我同任大爷乃是亲眷革。
鲍自安 (白) 呔，你这狗头，还不从实招来！
与我打！

贺世赖 (白) 慢来，我招就是革。
鲍自安 (白) 快快招来。
贺世赖 (白) 是革。只因任大爷将吾革妹子娶到家中，我也就到他家中去哉。有一日，我拿了他一只火盆，被他看见，也就不分皂白，劈面就是一个耳光，因此将我赶出门外。是我怀恨在心，就投在王伦革门下。那一日去游桃花坞，王伦遇见吾革妹子，他就同我商议，要同吾革妹子成其好事。事有凑巧，偏偏花家父女得罪了王伦，两家正要争斗，遇着任大爷同革位骆公子，前去解和。就同王伦结为兄弟，因此常常往来，我革妹子可就同王伦沟通上了。以后恐怕任大爷晓得不便，是以将他告在县衙，诬赖他为盗，要想将他害死，以去后患。不晓得啥革人，到监中将任大爷救了出来。那王伦同我革妹子以后可就真革成了夫妻了。这就是我前后的原由，望老英雄饶恕！

骆宏勋 (白) 贺世赖，我把你这狗男女！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生，
骂一声贺世赖狗贼人。
设计害人良心丧尽，
一霎时管叫你命归阴！

鲍自安 (白) 来，将贺世赖罚跪在堂前。
(庄丁甲拉贺世赖。)

庄丁甲 (白) 你跪在这里。
贺世赖 (白) 哦，我就跪在这里。
鲍自安 (白) 将王伦贺氏与我搭上来。
(庄丁甲抬王伦、贺氏上，从布袋中拉出王伦、贺氏。)

王伦 (白) 险些要闷煞哉！
贺世赖 (白) 喂呀，你也来哉？
王伦 (白) 哦，你也在此？你为啥弗穿长衣裳呀？
贺世赖 (白) 吾在浴室里洗澡，刚刚洗完，勿曾穿着衣裳，就被他们请我来哉。
王伦 (白) 只怕弗是请来革，是捉来格！
贺世赖 (白) 你为啥弗坐轿子呀？
王伦 (白) 我坐轿子坐厌烦哉，要换换花样。
贺世赖 (白) 妹子也来哉，你也没得坐轿子。
贺氏 (白) 可不是吗。这都是你害的我呀。我要不是有你这样一位好哥哥，你妹子如何能

坐这个东西！

贺世赖（白）事到如今，埋怨愚兄也是枉然了。

鲍自安（白）将王伦贺氏带上来！

（庄丁押王伦、贺氏同上堂。）

任正干（白）好贱人呐！

（西皮摇板）见仇人怒发三千丈，
太阳头上冒火光。
宝剑一举命必丧，
管教你一命见阎王！

鲍自安（白）咳，不叫你们动手，怎么又杀起来了？任大爷，你既要杀，你在定兴为何不杀？你在嘉兴为何不杀？你到了这里，老夫将他拿了，你要杀现成的，是万万不能。方才老夫也曾言道，等候问出了他的口供，老夫自有发落，你要少安毋躁，休得乱了老夫的堂规。

王伦（白）王伦，你设计苦害任大爷，你要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叫我招，要招出来，可能放我走革？

鲍自安（白）我已说出来哉，你只管从实招来革，招出来，定规放你革。

王伦（白）想当初在桃花坞见了贺氏，我本不敢想人家革女眷，都是贺世赖替我出革主意。叫吾同任正干结拜，因此同他往来，革是他替我出革主意。叫我栽赃诬任正干为盗，也是他革主意。将贺氏接到家中，也是他革主意。要害任正干一死，也是他革主意。通统都是他替吾出革主意格。

鲍自安（白）好好。来，将他带下去。

（庄丁甲押王伦同下。）

鲍自安（白）贺氏，你也要招上来！

贺氏（白）哦，该我说啦。我有个毛病，跪着说不出来，我得要站着才能说呐。

鲍自安（白）老夫就宽了你的堂规，就命你站起来讲。

贺氏（白）当初是我嫁了任正干，我二人也倒不错。自从那日在桃花坞游玩，看见了王伦，我二人可就彼此眉来眼去。以后任正干同王伦结为兄弟，常常往来。是我哥贺世赖，他从中拉皮条，我同王伦可就勾搭上啦。以后王伦因为任正干脾气不好，恐怕被他看破，所以才定下毒计，诬他为盗，要害他一死，这就是始末原由。话已说明，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太太就不怕这些个。

任正干（白）胆大贱人，竟敢如此无礼，待我结果了她的性命！

鲍自安（白）咳，你怎么又来了？

吓，来，将贺世赖，并王伦一同押在后寨，老夫自有发落。

（庄丁甲押贺世赖、贺氏同下。）

鲍自安（白）堂事已毕，来，退堂！

（众人同起。）

花振芳（白）此事已毕，我女儿的亲事如何呀？

鲍自安（白）要办喜事，需要择选吉日。

（花振芳自袖内拿出宪书。）

花振芳（白）这有历书在此。

鲍自安（白）请胡大爷择一吉日。

（胡链接书看。）

胡璉（白）本月二十四日，就是良辰吉日。

鲍自安（白）二十四日。好，好。

花振芳（白）就是二十四日花烛。

鲍自安（白）今天到二十四日还有十数天，老夫要去见见狄千岁，再来不迟。

花振芳（白）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喜期呀！

鲍自安（白）耽误不了。老夫去去就来，就此带马。

（鲍自安上马，下。）

花振芳（白）大家同至后面，我等准备喜事要紧。

骆宏勋、
余干、
任正干、

胡璉、
胡理、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四龙套引狄仁杰同上。)

狄仁杰 (引子) 协理阴阳，掌兵权，扶保大唐。
(念) 铁面无私掌国权，忠心赤胆保江山。奉命统兵回朝转，要除朝内众奸佞。
(白) 我，狄仁杰。前在山东，官居节度使。今奉圣命，调我回朝，执掌国政。要将朝中奸佞之臣，尽行除却，方称我心。前次曾命余干去往龙潭镇，捉拿鲍自安，至今未见拿到。
左右，伺候了!

(旗牌上。)

旗牌 (白) 启千岁：余干求见。
狄仁杰 (白) 余干，他来了么？
旗牌 (白) 正是。
狄仁杰 (白) 吩咐升堂！
旗牌 (白) 升堂！

(四大铠双上。狄仁杰坐堂。)

狄仁杰 (白) 唤余干！
旗牌 (白) 余大叔，千岁叫你呐！

(余干提木桶上。)

余干 (白) 叩见千岁！
狄仁杰 (白) 咦！胆大余干。老夫命你捉拿那鲍自安，一去两月不回，尔敢违抗老夫之命令么？

余干 (白) 启禀千岁：小人奉命去到龙潭，随同鲍自安，即到山东。行至中途，遇见我家主人骆宏勋打在囚车，解往京都，是小人放心不下，暗地保护。不料行至四杰村，又遇着朱彪兄弟将我家主人掠进村去，就要开刀，是小人请了和尚消计，打救了主人的性命，因此来迟。望乞千岁恕罪！

狄仁杰 (白) 我且问你，鲍自安可曾拿到？

余干 (白) 现在辕门以外。

狄仁杰 (白) 叫他前来见我。

余干 (白) 有请鲍老丈！

旗牌 (白) 待我向前，来应酬应酬。

(鲍自安上。)

鲍自安 (白) 董差官，千岁爷可曾唤我？

旗牌 (白) 千岁爷要见你老人家呐，特地叫小侄来请你来啦！

鲍自安 (白) 好，头前带路。

旗牌 (白) 报，鲍自安告进。

鲍自安 (白) 草民鲍自安，与千岁叩头！

狄仁杰 (白) 下跪的可是鲍自安？

鲍自安 (白) 正是草民。

狄仁杰 (白) 为何不抬起头来？

鲍自安 (白) 草民有罪，不敢抬头。

狄仁杰 (白) 恕你无罪。

鲍自安 (白) 谢千岁！

狄仁杰 (白) 呔！大胆鲍自安，你在龙潭落草为寇，杀人无厌，案积如山，你该当何罪？启禀

鲍自安 (白) 千岁：草民祖居龙潭，数十余载，凡有过路客商人等，并未曾伤害过一人。

劫富周贫，济危扶困，虽然是杀人无厌，杀的俱是丧心昧良、贪赃枉法之辈。一生喜的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草民虽然未食朝廷之禄，倒有爱国之心。望乞千岁明察！

(狄仁杰下坐，扶鲍自安。)

狄仁杰 (白)

老英雄请起。

鲍自安 (白)

千岁，你这是怎样吓？

旗牌 (白)

千岁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就完啦么！

(鲍自安起。)

狄仁杰 (白)

来，与老英雄看坐。

鲍自安 (白)

千岁在此，焉有草民的座位？

狄仁杰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鲍自安 (白)

如此草民谢坐。

狄仁杰 (白)

久闻老英雄有报国之心，为何不替朝廷出力报效？

鲍自安 (白)

草民虽有报国之心，但无有引荐之人也是枉然。

狄仁杰 (白)

待老夫启奏朝廷，加封官职。

鲍自安 (白)

久闻庐陵王现在房州，千岁为何不扶庐陵王登基即位，重整朝纲，共灭朝中奸贼。

狄仁杰 (白)

只为朝中奸权当道，无有帮助之人。倘得老英雄相助，大事可成。

鲍自安 (白)

草民现有紧急之事，须回山东。倘千岁有用草民之处，一呼即至，纵然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狄仁杰 (白)

好，但有机会，即请老英雄前来相助。

鲍自安 (白)

遵命！

狄仁杰 (白)

前者嘉兴梅修氏私娃一案，老英雄可曾将私娃带来？

鲍自安 (白)

余干，将木桶呈上。

(余干递鲍自安木桶。)

鲍自安 (白)

千岁请看！

(狄仁杰接木桶。)

狄仁杰 (白)

暖呀，竟自化成清水了。果然骆宾王所言不差。如此看来，这正是不夫之孕了！

鲍自安 (白)

梅修氏果然是贞洁之妇了。

狄仁杰 (白)

来，将木桶收过。

鲍自安 (白)

草民就此告辞了。

狄仁杰 (白)

恕我不送了。

(狄仁杰下。)

旗牌 (白)

暖呀呀，今天你老人家见千岁这个面子，可是实在的不小。倘若日后要共图大事，那个时候，可还要求你老人家，提拔小侄儿一把才好。

鲍自安 (白)

好说，我少陪了。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濮天鹏、任正干、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同上，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鲍自安去了这些天，怎么还不回来？明天就二十三了。

濮天鹏、

任正干、

胡琏、

胡理、

消安、

消计、

黄胖 (同白)

想必来也！

(鲍自安随余干同上。)

花振芳 (白)

正在这里讲你，你倒来了。明天就是二十三了。

鲍自安 (白)

我说是耽误不了，就是耽误不了。

濮天鹏、

任正干、
胡琏、
胡理、
消安、
消计、
黄胖 (同白) 鲍老丈，可曾见过了狄干岁？
鲍自安 (白) 见过了。干岁曾经言道：要想保庐陵王登基即位，少有帮手。是老夫也曾在干岁面前，夸下海口。干岁言道：日后还要保举我们大家做官呐！

任正干、
花振芳 (同白) 我们大家做官，好！
鲍自安 (白) 少不得都要加官受爵。
花振芳 (白) 后面摆宴，大家痛饮。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巴氏上)
巴氏 (念) 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白) 今天乃是我女出闺之期，大家要热闹热闹。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宾相走上。
(鲍自安、濮天鹏、任正干、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同上。)
鲍自安 (白) 余二爷，徐大爷，你二人去搀新郎出来呀！
巴氏 (白) 吾叫丫头出来，也要叫人搀一搀。有革。
就请胡赛花胡大小姐搀桂小姐。请胡赛英二小姐搀我个丫头碧莲！
(胡赛花、胡赛英扶桂如英、花碧莲同上，余干、徐松朋扶骆宏勋同上。宾相上，唱喜歌。)
宾相 (念) 洞房花烛喜洋洋，海燕双栖玳瑁梁。今日夫妻成婚配，来年生下状元郎。
(白) 请新贵人出华堂！先拜天地，后拜祖先，夫妇交拜，牵红扯绿，同入洞房！
(【吹牌子】。桂如英、花碧莲、骆宏勋同入洞房。)
鲍自安 (白) 看他们三人俱已入了洞房，还须请出骆老太太来，要受双礼呀！
花振芳、
巴氏 (白) 是革，弗错哉。请骆老太太。
(何氏上。)
何氏 (白) 唤吾何事吓？
巴氏 (白) 请老太太出来，受双礼革。
何氏 (白) 不拜也罢。
巴氏 (白) 定规要拜革。
鲍自安 (白) 来来来，请新郎、新人见礼！
(何氏笑。)
鲍自安 (白) 还有桂老太太。
巴氏 (白) 是革，请桂老太太。
(骆宏勋、桂如英、花碧莲同拜。)
鲍自安 (白) 花贤弟，这就该你二老了。
花振芳、
巴氏 (同白) 不必拜了。
鲍自安 (白) 哪有不拜之理！
(骆宏勋、桂如英、花碧莲同拜。)
花振芳 (白) 来，来，来，还要与你见礼呀。
鲍自安 (白) 老夫不敢当，不敢当。
花振芳 (白) 当得的！
(骆宏勋、桂如英、花碧莲同拜。)
花振芳 (白) 我们同到前堂吃酒去呀。
鲍自安 (白) 大家同往。

(鲍自安、濮天鹏、任正干、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胡赛花、胡赛英、余干、徐松朋同下。骆宏勋、桂如英、花碧莲同坐。)

巴氏 (白) 桂小姐，天气也弗早哉，你要到床上去困革哉。

(桂如英入左边帐子。)

巴氏 (白) 碧莲，你也弗要在此呆坐，也到床浪等格。少时他自然会来找你格。

(花碧莲入右边帐子。)

巴氏 (白) 看看我格姑爷，生得真的个标致，不但我女儿爱他，就是我今天看他格个面孔，我也是有些忍弗住咧！

(巴氏下。)

骆宏勋 (白) 咳，想我骆宏勋，自从我父去世以后，这几年中，也不知是遭了多少凶险。不料今日，洞房花烛，得了两房妻室，真真可谓悲喜交集也！

(西皮原板)
骆宏勋在洞房自己思叹，
想起了心腹事好不伤惨。
一路上受下了多少凶险，
又谁知今日里得配良缘。

(骆宏勋入当中帐子内。桂如英自左边帐子出，至右边帐子外听，至中间帐子听。)

桂如英 (西皮原板) 桂如英在洞房用目观看，
他二人在牙床各自安眠。
我有心上床去与他缱绻，
又恐怕惊醒了花氏碧莲。

(桂如英入左帐。花碧莲自右帐出，看。)

花碧莲 (西皮原板) 谯楼上打罢了三更三点，
他二人睡沉沉不语不言。
虽然是我与他常常相见，
此时间倒觉得甚是羞惭。

(花碧莲入帐睡。骆宏勋起看，吹灯，入帐。桂如英、花碧莲同起，同入中帐，同握骆宏勋手。骆宏勋将桂如英、花碧莲手合一处出帐，桂如英、花碧莲同握手相抱。骆宏勋燃灯熠。桂如英、花碧莲各羞退，骆宏勋笑，撇幕。骆宏勋、桂如英、花碧莲同下。)

【第十六场】

(鲍自安、花振芳、胡琏、胡理、消安、消计、黄胖、濮天鹏、濮天雕同上。)

鲍自安 (西皮摇板) 混浊不分鲢共鲤，
水清方见两般鱼。
(白) 众位英雄，请坐。

花振芳、
胡琏、
胡理、
消安、
消计、
黄胖、
濮天鹏、

濮天雕 (同白) 请坐。

鲍自安 (白) 今日骆公子喜事已毕，我们要想一妙计，与巴骆两家解和才好。
天鹏，将骆公子请了出来。

濮天鹏 (白) 遵命。
有请骆公子！

(余干随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念) 洞房成花烛，喜气溢门楣。
(白) 吓，鲍老丈，众英雄、师父，请坐！

鲍自安、
花振芳、
胡琏、

胡理、
消安、
消计、
黄胖、
濮天鹏、
濮天雕 (同白) 请坐！
鲍自安 (白) 公子喜事已完，我们要想一妙计，去至巴家，与你们解和。
骆宏勋 (白) 但凭老丈。
鲍自安 (白) 想那巴信倒也无妨碍，只是他最怕老婆，必须要将九奶奶说通了，此事方可有成。老夫倒有一计在此。

花振芳、
胡琏、
胡理、
消安、
消计、
黄胖、
濮天鹏、
濮天雕、
余千、
骆宏勋 (同白) 老丈有何妙计？
鲍自安 (白) 花贤弟，你与骆公子备上一份重重的祭礼，我们大家一同前往。去到那里，见了巴信夫妇，就说我们前来与他二家讲和。用好言解劝，倘若是应允便罢，如若不允，只好再想别计。
花振芳 (白) 只是他若见了我的女婿，恐怕有些不便。
鲍自安 (白) 我等进庄，骆公子先不要前去，且在庄外等候。倘若是说和不成，骆公子也就可以不必见他们巴家的人了。
花振芳 (白) 此计甚好。
鲍自安 (白) 大家就此起行，同往巴家寨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巴信上。)
巴信 (引子) 武艺高强，习拳棒，绿林名扬。
(念) 英雄盖世力刚强，巴家寨上把名扬。爱习刀枪并拳棒，结交绿林逞豪强。
(白) 俺，巴信。祖居酸枣岭，霸占巴家寨。只因前者吾出外访友，吾儿巴杰遇见了扬州的骆宏勋。是他二人言语不合，一时争斗起来，吾儿竟被宏勋一剑刺死。是我妻子马金定思念我儿，终日啼哭。我不免将她唤了出来，解劝解劝。家院！
(家院暗上。)
家院 (白) 有。
巴信 (白) 有请主母！
家院 (白) 有请主母！
(马金定上。)
马金定 (念) 恼恨宏勋理不端，思想姣儿泪涟涟。
巴信 (白) 坐下，坐下。
马金定 (白) 你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情吓？
巴信 (白) 我将你叫了出来，并无有别事。只因我不在家中，巴杰与人争斗，被人刺死。你在家中，终日啼哭。因此叫你出来，解劝与你，不叫你啼哭。
马金定 (白) 你想咱们这巴家寨内，九个房头只有巴杰这一个孩子。今天被骆宏勋这个天杀的小杂种，把我儿刺死啦，岂不是断了咱们巴门之后代啦吗？你叫我怎能不哭？怎能不想？暖呀我的儿吓！
巴信 (白) 你看，说着又哭起来了。据我看来，实实怨你不好。

马金定 (白) 怎么我倒不好啦?

巴信 (白) 想我出外访友,不在家中,你就该管教巴杰,不叫他出去;他一出去,就要惹事。今日被人刺死,后悔不及,岂不是你的不是么?

马金定 (白) 说来说去,倒是我有了不是啦?想这生儿养女,皆仗父母教训,倒是不错的。要是女孩儿家,这梳头裹脚,挑针拿线,这是我们妇道人家所应当管教的。至于男孩儿,习文练武,周旋应对,一举一对,都是你们老爷们管的事情。今个咱们的孩子被人给刺死啦,你这几句话,简直的如同放屁!

巴信 (白) 我同你好好讲话,你怎么骂起我来了?

马金定 (白) 我看你直是一块窝囊肺,直是一个松忘八!

巴信 (白) 哈哈,越说她倒越骂起来了!

我看你这贱人,真真是不通情理!

马金定 (白) 你“贱人”“贱人”是说谁呐?

巴信 (白) 我就说的是你这个贱人!

马金定 (白) 哦,你说我呐!好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巴信 (白) 什么话呀?

马金定 (白) 你接嘴巴吧!

巴信 (白) 你竟敢打起我来了。好好,我今日与你打上一回!

(巴信、马金定对打,三回合。马金定打巴信倒。)

巴信 (白) 好了,算了吧!你我多年的夫妻,打些什么,不要伤了我二人的和气。

马金定 (白) 你论打,你就不成!

(庄丁甲上。)

庄丁甲 (白) 启家爷:今有鲍自安带领水旱两路的英雄,前来拜庄。

马金定 (白) 哦,鲍自安他来啦?这件事不用说,一定是为咱们孩子的事来替骆宏勋说情来啦。

庄丁,你快请大爷、二爷、三爷、四爷来,快去快去!

(庄丁甲下)

马金定 (白) 我说鲍自安此番前来,要不是为咱们孩子的事来,倒还罢了。要是为这件事来的,你可万万不要答应他!

巴信 (白) 我知道了。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同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同白) 九弟何事?

马金定 (白) 众位哥哥来了很好!

(庄丁甲上。)

庄丁 (白) 五爷、六爷、七爷、八爷也来了!

马金定 (白) 好极啦!诸位哥哥都来了正好。今有鲍自安带领水旱两路的英雄,前来拜庄。我想他一定是为孩子巴杰的事,替骆宏勋来说情来了。我先不见他,倘若说到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再出来,要求诸位哥哥做主!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同白) 弟妹但放宽心,我等断不能随便应允于他!

马金定 (白) 如此,我先躲一躲,你们去见他去吧。

(马金定下。)

巴信 (白) 我等一同出庄迎接便了!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八庄丁抬全猪全羊酒礼同上,任正干、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鲍金花、胡赛花、胡赛英、花振芳、巴氏、胡琏、胡理、鲍自安、余干、骆宏勋同上。)

鲍自安 (白) 前面已是寨门。余二爷，你保定骆公子暂在松林等候，须要小心在意。

余千 (白) 遵命。

(余千、骆宏勋同下。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巴信同迎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巴信 (同白) 鲍老丈，众位英雄！

任正千、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花振芳、

巴氏、

胡璉、

胡理、

鲍自安 (同白) 巴九爷！

巴信 (白) 请到寨中一叙！

(巴信拉鲍自安同下，众人同随下，同上，同坐。)

巴信 (白) 未知众位英雄驾到，我弟兄不曾远迎，当面恕罪！

任正千、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花振芳、

巴氏、

胡璉、

胡理、

鲍自安 (同白) 我等来得鲁莽，九爷海涵！

巴信 (白) 不敢。

鲍自安 (白) 为何不见那九奶奶？

巴信 (白) 现在后面。

鲍自安 (白) 请出来，大家相见。

巴信 (白) 来，有请主母。

庄丁甲 (白) 请主母！

(马金定上。)

马金定 (白) 哎，众位都来啦，我们这儿有礼啦。

鲍自安 (白) 鲍三叔，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是这么劲朗！

马金定 (白) 老了，不中用了。

鲍自安 (白) 常言说得好，是老当益壮。

马金定 (白) 女儿，来见过九婶母。

鲍金花 (白) 九婶子!

马金定 (白) 这是谁呀?

鲍自安 (白) 这是我女儿金花。

马金定 (白) 嗷, 可倒长这么大啦, 越长越好看啦!

鲍自安 (白) 这是胡赛花。

马金定 (白) 这是胡小姐呀, 请坐。

(巴氏上看, 马金定瞪。)

巴氏 (白) 妹子你好革?

马金定 (白) 我怎么不好。谁能像你, 生下一个女儿, 今天许配这一个, 明天又想许配那一个, 许来许去, 把我的儿子都给许死啦!

鲍自安 (白) 不消动怒。

来, 来, 来, 这是消师父兄弟。

马金定 (白) 原来是消师父。

消安、
消计 (同白) 不敢!

黄胖 (白) 洒家也有礼了!

马金定 (白) 喝, 这一个俊和尚可真来得猛!

胡理 (白) 嫂子, 前次在我店房之中, 多有得罪, 望乞你包涵一点儿。

马金定 (白) 自家叔嫂, 有什么要紧。

花振芳 (白) 九弟妹。

马金定 (白) 你给我滚开吧!

(花振芳怒。)

鲍自安 (白) 你要少讲! 岂有此理。大家请坐。

任正干、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花振芳、
巴氏、
胡琏、
胡理 (同白) 请坐!

鲍自安 (白) 今当众位英雄在此, 老夫有一言要在九爷、九奶奶面前言讲, 不知当讲不当讲?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老丈有何金言? 当面请讲!

鲍自安 (白) 老夫久要拜庄, 只因为俗事缠绕, 未能前来。今日一来拜庄, 二来只因那扬州的骆公子, 前次路过宝庄, 遇着令郎公子。是他二人言语不合, 他二人就争斗起来。也是那骆公子一时失手, 拔剑将令郎公子刺死。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 老夫今日约同水旱二路的英雄, 前来与你两家解和, 要求九爷、九奶奶, 看在老夫同众家英雄的面上, 应允此事, 那骆公子他就感恩非浅。

巴信 (白) 这个……

马金定 (白) 你起开吧! 什么这个那个。

我说鲍三叔, 论理说起来, 我们妇道人家, 可是不应该多言多嘴。无奈我儿子巴杰的事, 我可是要在众位台前告个罪, 我可是要多一句嘴。

鲍自安 (白) 九奶奶说哪里话来! 有何金言, 当面只管请讲。
 马金定 (白) 那么着, 我可就要说啦!

任正千、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花振芳、
 巴氏、
 胡琏、
 胡理、

鲍自安 (同白) 请讲!
 马金定 (白) 咳, 我们那个孩子巴杰呀!
 鲍自安 (白) 令郎!
 马金定 (白) 傻小子!
 鲍自安 (白) 公子!
 马金定 (白) 混蛋!
 鲍自安 (白) 英雄!
 马金定 (白) 整个儿是狗松么!
 鲍自安 (白) 好汉!
 马金定 (白) 可也就真不是一个东西! 他在寨外遇见了骆宏勋, 也不知道为的什么事, 他们可就起打来啦。不想骆宏勋, 他竟下了毒手, 把我儿刺死啦。想我巴氏门中, 九房无子, 只有他一个人, 今被骆宏勋刺死。我要不替他报仇雪恨, 我不但对不住我的儿子, 就是巴门的祖宗, 我也对不住呀! 你老人家也要想想,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我说要是别的事情, 我们靡有不答应的! 这一件事情, 我可要在众位面前告个罪, 可是断难从命!

鲍自安 (白) 九奶奶说哪里话来! 有道是, 人死不结冤。令郎公子已死, 纵然将骆公子杀了, 与亡人也无益处。今日若能应允此事, 绿林之中, 哪一个不念九爷九奶奶的义气。你来看, 老夫这里, 也就跪下了!

任正千、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胡琏 (同白) 我等俱跪下了!
 胡理 (白) 你们跪, 我不能跪。
 胡琏 (白) 还不跪下!
 胡理 (白) 跪就跪!

(鲍自安拉花振芳、巴氏同跪。)

巴信 (白) 你看鲍老丈同众家英雄, 俱已跪在此地, 这便怎么处?
 马金定 (白) 鲍三叔, 我看你老人家跪在此地, 叫人看着也怪不忍心的, 你老人家请起!
 鲍自安 (白) 多谢九奶奶!
 马金定 (白) 我说虽然如此, 难道我儿子就白白的叫他刺死了就完了吗?
 鲍自安 (白) 老夫自有道理。今日骆公子已随同我们前来, 只是不敢进庄, 现在庄外等候。待老夫将他唤进庄来, 叫他与令郎公子, 披麻带孝, 顶丧跪灵, 你看如何呀?
 马金定 (白) 哦, 叫骆宏勋给我儿子顶丧跪灵? 这倒也使得。如此我们就收拾灵堂, 你们就叫他来吧!

鲍自安 (白) 多谢九奶奶。我等出庄去者。
 (任正干、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鲍金花、胡赛花、胡赛英、花振芳、巴氏、胡璉、胡理、鲍自安同下。)

巴信 (白) 此事你算是答应了?
 马金定 (白) 我答应啦。我看他们全在那儿跪着,倒有点儿下不了台,我只好暂且应许了他们。
 我说众位哥哥,你们准备刀枪器械,俱藏在灵帏后面。听我敲三声桌子,你们一齐出来,将骆宏勋砍为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巴信 (白) 只是有些对不起鲍老丈。
 马金定 (白) 你拿鲍自安当做了好人呐?那一个老头子才是老奸巨猾的确的汉奸呐!等到杀了那骆宏勋,鲍自安他也无可奈何与我。正是:
 (念) 安排调虎离山计,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念) 哪怕鱼儿不上钩!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余干扶骆宏勋穿孝衣抱灵牌同上,花振芳、鲍自安同随上,任正干、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鲍金花、胡赛花、胡赛英同上,同转场,同下。)

【第二十场】

(设灵堂灵帐。胡璉引胡理同上。)

胡璉 (白) 贤弟,你看马金定虽然应允,只怕其中有诈,你必须隐藏在灵堂里面,倘若有变,务要保全骆师弟的性命要紧。

胡理 (白) 大哥只管放心。有小弟保护,料然无事。
 (胡璉下。胡理入灵堂,藏供桌下。鲍自安、花振芳扶骆宏勋同上,余干随护上。骆宏勋跪,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暗藏帏后。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任正干、巴信、马金定同上。骆宏勋行礼。)

马金定 (白) 众位少待一时,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说。
 鲍自安 (白) 九奶奶请讲!
 (马金定指影像。)

马金定 (白) 我说巴杰我的儿,你看看今天你的仇人现在此处,你有什么灵应,你也显一显,也叫大家看一看!
 (马金定连击桌三声。胡理自桌下出,背骆宏勋跑下。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自灵帏后出齐砍。花振芳、鲍自安同用刀架,马金定、巴信同急追下。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随下。)

鲍自安 (白) 骆公子往哪里去了?
 花振芳 (白) 我不晓得他往哪里去了吓!
 (鲍自安、花振芳同寻,胡理在花墙上。)

胡理 (白) 骆公子在这儿呐!
 鲍自安 (白) 好。大家保护骆公子要紧!
 (鲍自安、花振芳同下。)

【第二十二场】

(马金定上。)

马金定 (白) 且住! 骆宏勋已入罗网, 千万不可将他放走。
众位哥哥走来!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骆宏勋往哪里去了?

马金定 (白) 谅他也逃不到哪里! 千万不可将他放走, 追呀!

(濮天鹏、消安、消计、黄胖、任正干同上, 同起打, 连环十二股荡, 拿对儿打下。鲍自安上。)

鲍自安 (白) 打不得呀! 打不得呀!

(鲍自安随喊随打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 打八股荡, 夺刀打下。马金定对余干打, 余干下。骆宏勋上, 马金定捉骆宏勋肾囊, 鲍自安、花振芳同扯骆宏勋, 马金定、骆宏勋、鲍自安、花振芳同下。众人同上, 群场打军刀破枪, 鲍自安推马金定坐, 骆宏勋跪。)

鲍自安 (白) 老夫越说是打不得, 打不得, 你们怎么只管的打起来了?

九奶奶, 事到如今, 你就将骆宏勋打死, 与你的令郎也是无益, 并且你也对不住天下的英雄。依老夫之见, 将骆公子认在你二人的面前, 作为螟蛉义子, 日后桂氏小姐生了儿子姓骆, 以接骆氏的香烟, 碧莲侄女生下孩儿姓巴, 作为巴门的后代, 你看如何? 骆公子已跪在此地, 你来看好是好不好?

(马金定低头细看骆宏勋, 笑。)

马金定 (白) 我以前有杀子的仇恨, 恨不得将骆宏勋碎尸万段! 今天看看他的面孔, 比我的儿子长得标致得多!

骆宏勋 (白) 嗳呀, 义父义母! 想那巴杰同孩儿言语不和, 也是孩儿干不是、万不该, 一时大意失手, 将他刺死, 后悔不及。今日认在你二老的名下, 作为义子, 日后养老送终, 定尽孝道。倘有三心二意, 天诛地灭!

(马金定笑。)

马金定 (白) 你起来。事已至此, 也靡有别的说得啦。你今天要亲亲热热的叫我一声, 我要开开心!

骆宏勋 (白) 妈呀!

马金定 (白) 喂!

(众人同笑。)

骆宏勋 (白) 正是:

(念) 忆昔相逢起祸苗,

马金定 (念) 常言不打不相交。

鲍自安 (念) 巴、骆自此相和好,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巴信、
任正干、
濮天鹏、
消安、
消计、
黄胖、

鲍金花、
胡赛花、
胡赛英、
花振芳、
巴氏、
胡珺、
胡理、

鲍自安 (同念)

两下冤仇一笔消!

巴信、

马金定 (同白)

大家同到寨中，畅饮一番!

鲍自安 (白)

这倒是要吃一杯和好酒的呀!

(笑)

哈哈哈哈哈!

(众人同下。)

(完)